

“丧失与疗伤”：对吉本芭娜娜小说《虹》的一种读解

杨柠

内容提要 吉本芭娜娜的小说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与她作品主题所具有的社会普遍性和贯穿作品的“丧失与疗伤”功能密不可分。本文选取吉本芭娜娜的小说之一《虹》,从不同的层面分析其作品的特点及其对现代社会年轻一代的影响。

关键词 吉本芭娜娜 日本小说 《虹》

芭娜娜的作品总少不了一些异质的构成要素,比如“家庭的分裂”、“个人的分裂”、死亡、孤独、离异、超能力和变性等。从早期的《厨房》、《白河夜船》、《哀伤的预感》到近年的《不伦与南美》、《虹》等等,可以看出芭娜娜的小说基本上没有固定结构,人物不多,却擅长以细腻婉转的女性笔触描写日常生活的小事,营造鲜活动人的感性氛围。

芭娜娜眼中的文学并非高深莫测的学问或者阳春白雪的风雅,而是“一个人在回家途中随意走进书店,‘啊,这是本新书。’于是买上一册。回家后在阅读的两三个小时、或者两三天时间里,心境略有改变,或是在人生中突然发生什么事情时能倏然想起那本书的内容并由此获得慰藉,我觉得这就是最了不起的文学。”^①这是芭娜娜的文学理想,也是其取舍文学创作素材的依据和标准。日本著名评论家中村真一郎曾这样评价吉本芭娜娜的小说:“具有我这种旧时代的人所无法想象的感觉和思考,完全无视传统的文学教养,是一种描绘手法奔放的文学作品。‘我才不管它是否进入传统的文学范畴呢’——作者以这样一种气势做着大胆尝试,使人感到了新文学的气息。”^②

《虹》的创作灵感,据吉本芭娜娜自述,来自旅游胜地大溪地波拉波拉岛,返程时在飞机上看到了夕阳下色彩艳丽的彩虹。这是吉本芭娜娜系列旅行文学作品中的一部,是她游历广阔的大溪地后所成就的小说。小说在延续吉本芭娜娜一贯创作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了一些新的异国情调,虽然被称作一本旅行文学作品,但是其自然平实朴素的语言风味,情绪渲染与内心独白的表现手法,救赎与疗伤的文学主题却一以贯之。《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叙述和灵活处理超越了时代和国家的局限,故事本身虽然讲的是一对年轻男女为了寻找爱情而经历的曲折,但是这个过程发展的更重要意义在于引发现代的年轻人对个人成长、家庭关系处理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考。

一、城市与性情

“虽然知道现在不是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可思绪还是被眼前的景色带了过去，满脑子都是这些花花草草。即使在明亮的月光下，它们也一样在茁壮成长。大海里孕育着无数生命，现在也在蠕动着吧。人在这般景色包围下，又怎能做出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来呢？……我明白了，东京没有这样的景象，所以人们的想法不免走上歧路，考虑事情总是复杂化。可能我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了吧。”

芭娜娜常采用的手法就是选择特定的场景渲染情绪。芭娜娜坦言自己的创作是情绪高于主题，构思一部小说时“首先有情绪，再将与之吻合的情节从外部引入情绪的容器当中而成为小说，所以情绪高于一切”。她认为，“世界各国的人能够共同理解的东西不是语言，而是类似于情绪的东西”，比如“在这样的天气里做了这样的事有了这样的心情，在这种心情之下走过这样的地方于是情况变成了这样等等”^⑤。当然，强调内心情绪在日本文学中是有其传统的，如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在创作方法上，摒弃了先行物语只重神话传说或者史实，缺乏心理描写的缺陷，认为物语不同于只记述表面的粗糙事实的历史文学，其真实价值和任务在于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吉本芭娜娜的小说也会去捕捉人物在某个特定瞬间的极其微妙的心理感觉，这种感觉的变化往往决定着小说的发展方向。所以，芭娜娜在安排小说发展的过程中，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都往往只是简单地交代过去，而大量的却是人物的内心独白和对话。

芭娜娜以作家的敏锐抓住了年轻一代的精神世界的某种普遍性，并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感觉将其表达出来。她的作品阐释了后现代思潮冲击下城市青年在懒散、平凡的表象之下，内心世界的彷徨、孤独、奋争，通过对日常事物的观察表达对其现代社会的思考。在表达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过程时，芭娜娜不仅把观察目光局限于城市本身，而且通过加入一些异质因素来产生强烈的对比效应，通过对不同环境的描述以及人物在不同环境中心理状态的演变过程，来突出作品想要表达的主题。比如，在《虹》中，瑛子在消磨时间的行程中，蓦然发现，“在海水里，我却异常清醒。周围的一切突然变得清晰，皮肤愉快地捕捉到海水的温润，被活泼的生命团拥，就好像大幕在眼前拉起，我又重新回到了这个世界……这一刻对我而言，就像清晨一觉醒来，周围的一切都那么新鲜，感觉越来越鲜明。”主人公在大溪地度假时的内心感受和独白，在不同环境中反思自己在东京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在和大自然亲密接触中

反省自己在城市中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和困惑，这些鲜明的对比，无不反映出人物的性情和情绪在不同环境中的巨大差异。

二、人与动植物

“真正让离开工作成为保姆在休养的我重新站起来的，是东京这个小小庭院里的自然风景，这里的猫和狗，这里的树木……照顾花园是非常快乐的工作。现在理解为什么人们把建设花园当作康复诊疗的一种。刚开始杂草丛生、枯枝到处都是的花园，经过除草、浇水、施肥、剪枯枝、清洗打扫，渐渐地，绿色覆盖了整个花园，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之后，花园每天都用它沉稳的绿色迎接我的到来……花园用它的方式让我感受到这一切……枝叶努力向上攀爬的力量，对抗小虫的斗争力，小狗和小猫香喷喷吃饭喝水的力量，这一切压倒了所有。”

中日比较文学研究家王晓平先生认为：“江户时代本居宣长将‘物之哀’即表现由外物引起的心灵的振颤作为日本文艺的特征，与刘勰所说的‘物色相召’也应该说是共同点的。”

^④ 日本学者久松潜一博士在《日本文学评论史》中谈到：“关于‘物之哀’，即是在物之中发现哀，是接触事象而引起的感动。如贯之于古今序中所言‘将心中所思之事附于所见之物所闻之物，而能够表达出来’一样，乃是接触事象而引起的感动。”^⑤ 芭娜娜的小说继承和发展了古代日本文学中的“物之哀”的审美传统，将小说的虚构性、现实性和批判性构建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并成功地将日常生活体验直接加以形象化，并且扩大了心理描写，在更深层次上挖掘人物的内心生活，出色地展现了当代女性的内心世界。

芭娜娜的小说往往以第一人称的年轻女性口吻展开叙述，向读者诉说自己的经历和内心感觉，而这些也往往是日本年轻读者在现实生活中缺失的内容。在《虹》中，作者运用冷静知性观察的方法对日常生活中的动植物进行描述，“最初，我只是想：‘我现在是个弱者，所以把自己的感情转移到需要照顾的植物和动物身上来。’可是，渐渐发现似乎是我弄错了。这些生物远远比我顽强，它们无视我的存在，努力生存着，反而是我弱小的生命和情感得到了它们的照料。我开始了解它们的坚强。狗狗和猫咪冲我扑过来的时候，已经完全忘记了曾被关起来的过去。花蕾绽放时竟也有一种暴力的美……”将动植物的性格和人的性格进行比较，引导读者反思城市性格的弊端，使城市中的年轻人意识到现代性和工业化对人的异化，

通过接近了解自然的本色，来克服自身的遭遇与困境。

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段，色彩在日本文学中的运用不可忽视。芭娜娜同样将色彩因素运用得恰到好处，用色彩赋予自然界的生物朝气蓬勃而婉转细腻的表现力。在《虹》中，“和海龟、鲨鱼、鳐鱼一起畅游深海鱼缸……眼前的小小鲨鱼是透明的黄色？不，是更接近于闪闪发光的柠檬色，和传说中的完全一样。居然有颜色这样漂亮的生物！居然有水果色的生物在眼前游动！我使劲盯着它，眼睛一定像注入爱河般熠熠生辉。”作者用色彩传达自己的感受和心情，使得文风清新自然，同时也展现了色彩背后的文化内涵以及日本民族普遍的审美情趣。

这种“由外物引起的心灵的振颤”，是具有主观性的人的思想情感和自然界声色的交流，可以说，人的思想情感变化是外界景物在人的情感世界里的主观映像。吉本芭娜娜的文字充分展现了日本文艺理念“物之哀”精神中的女性化的纤细情感成分。

三、家庭与成长

“当失去了妈妈的声音后，我开始自我封闭，拒绝依赖任何东西，把自己变成一块硬石，固执地等待时间的流逝。即使被卷入什么事情，也不再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仿佛有一股脱离现实世界的巨大的自然的力量把我托到高处，我从那里看到了渺小的自己，耳边听到了心底的愿望……对我来说，所谓的快乐一定是和痛苦的情绪交替而来的。和这个世界交接的有上千个机缘，妈妈死后留下我一个人，我希望能和世界有更多的交集，这才是我活在这个世上的证据。”

“死亡”是芭娜娜小说中的常见主题，由“死亡”导致的分裂家庭，通常是芭娜娜为小说所设置的叙事场所。但是其文学创作的主题却并不是死亡本身，也不是那些遭受痛苦的家人，而是经受死亡洗礼之后的心灵复苏，是超越了生死离别之后更加真实的人生。她笔下的主人公大多为疾患所困扰，面对和需要克服的，都不是肉体疾患，而是心灵上的疾患。吉本芭娜娜的小说在表述手法上避免了“宏大叙述”，她的作品中很少有长篇大论似的说教，却经常以都市饮食男女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为出发点，通过真实朴素的日常生活使主人公淡忘并远离死亡和痛苦。因此，死亡和疾患的背后是救赎与新生，表现了主人公的心灵伤口逐渐愈合的过程。在《虹》中，当瑛子在大溪地看着大人和孩子们为准备晚餐而嬉闹

忙成一团时，她说“我突然清晰地看到了一直支撑着自己的信念，这是我的亲人教给我的。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就要淡泊地工作，去掉浮夸之心，不卷入是非，脚踏实地地向前走，从大自然中获得力量，每天幸福地生活，记住那些快乐的回忆……”

吉本芭娜娜的小说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与她作品主题所具有的社会普遍性和贯穿作品的“丧失与疗伤”功能密不可分。芭娜娜以日本年轻一代的生活和思想为根基，以写实的笔法将现实生活中的平凡人物置于特异的家庭环境之中。其作品中的人物虽然生活在特异的家庭环境中，但却显示出普通人的特征，读者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给人以比较自然的亲近感。尤其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亲情和爱情的融合，更容易引起许多年轻女性读者的共鸣。芭娜娜作品中频繁出现大段的人物对话和大量的心理独白，语言风格简洁朴素，读者可以通过这些文字，以一种相对轻松的感觉体验自己所经历的青春。有读者说：“吉本的文字轻巧而熟练，阅读时，你可能会无法分辨自己究竟身在何处。”

《虹》的主人公意识到，“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事情，只要高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是他们的自由……”在传统家庭观念逐渐消逝的时代，芭娜娜通过一个“家庭保姆”的视角来表达自己对新家庭模式的观点。对于面临这一现状的年轻读者来说，阅读这样的文字可以关照某种因现实而造成苦恼的自我内心世界，从而逐步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芭娜娜之所以能成为日本文学天后，与她对社会之分析和对读者之理解是分不开的。而这种思考和观察习惯，芭娜娜坦言是得自父亲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严格而客观地审视自己的作品；切身感受到时代在如何变化；不为一件小事而停滞不前，不钻牛角尖；即使在感动袭上心头的时候，也不忘记以分析的目光来看一看。”^⑥

注释

^①吉本隆明、吉本芭娜娜《吉本隆明×吉本ばなな》，ロッキング オン、1997年2月、184页

^②转引自路邈：《试论吉本芭娜娜的创作特点》，《日语学习与研究》，2002年第1期

^③吉本隆明、吉本芭娜娜《吉本隆明×吉本ばなな》，ロッキング オン、1997年2月、185页

^④中西进、王晓平：《智水仁山——中日诗歌自然意象对谈录》，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第1版

^⑤久松潜一：《日本文学评论史》，至文堂，1968年版，第209页

^⑥吉本芭娜娜：《B级Banana》，角川文库，1995年5月，45页

参考文献

- 1、中西进、王晓平：《智水仁山——中日诗歌自然意象对谈录》，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第1版
- 2、久松潜一：《日本文学评论史》，至文堂，1968年版
- 3、周阅：《吉本芭娜娜的文学世界》，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

-
- 4、谢志宇：《20 世纪日本文学史——以小说为中心》，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年 8 月第 1 版
 - 5、佟君：《日本古典文艺理论中的“物之哀”浅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6 期
 - 6、周阅：《色彩的世界——从川端康成的<雪国>到吉本芭娜娜的<哀伤的预感>》，《国外文学》，2007 年第 3 期
 - 7、路邈：《试论吉本芭那那的创作特点》，《日语学习与研究》，2002 年第 1 期
 - 8、周异夫：《吉本芭娜娜文学的孤独主题与社会意义》，《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 年第 4 期
 - 9、黑古一夫：《论日本现代文学 1987 年的“转型”》，《日本研究》，2007 年第 3 期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徐静波）